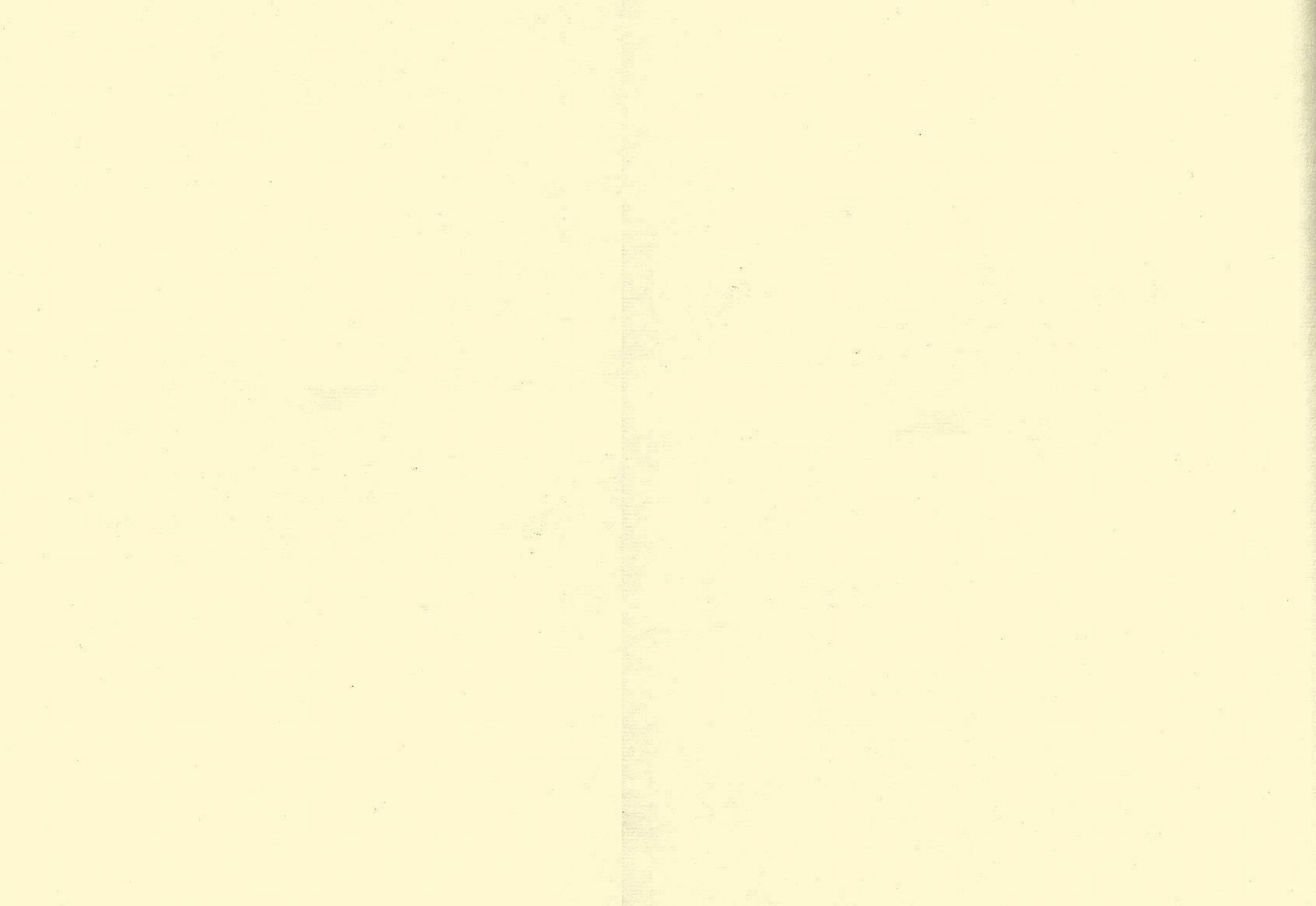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五



文章正宗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國語下同

穆王將征犬戎韋氏曰穆王昭王三穆王滿也犬戎西戎別名祭公謀父諫

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之公

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

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脩之文禮

也法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

小大

文四

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

先王不窳用失其官不窳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

棄于郅至不窳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

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博篤奉以忠信葬

世載德不忝前人亦前人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

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

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於



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時享二祀時享時享於歲貢壇歲貢歲貢於壇

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

言言號有不享則脩文文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

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於是乎有刑不祭

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也告不王謂以文詞告曉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

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

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其無乃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吾聞夫大戎樹惇樹立

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禦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諉

厲王虐國人諉王韋氏曰夷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

命矣召公召康公之主怒得衛巫使監反古衛諉者巫

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時享二祀時享時享於歲貢壇歲貢歲貢於壇

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時享二祀時享時享於歲貢壇歲貢歲貢於壇

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時享二祀時享時享於歲貢壇歲貢歲貢於壇

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時享二祀時享時享於歲貢壇歲貢歲貢於壇

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時享二祀時享時享於歲貢壇歲貢歲貢於壇

芮良夫諫專利

王說榮夷公

韋氏曰榮國名夷謚也

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

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此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
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能以乎夫王人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
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
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
流于堯

大雅十四

文四

四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
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有大

史順時覲

音土

頤視也

陽燿

丁佐反

憤盈土氣震發

厚

方言楚謂怒為瘳憤積也
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
晨中於午也農事
之候故曰農祥

日月底于天廟

也

室日

皆在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目先時九日大

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

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渝變也膏災也言陽氣俱

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

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去

也王其祗祓監古祗農不易祗敬也祓齋王乃使司

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

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警樂大師知風聲

春時候至也立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

乃溲濯饗醴溲沃也濯灑也饗飲及期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鬯人司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

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古職反之膳夫農正陳

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墺鉞音一墺一耕

以耕班三之一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庶人終

于千畝終盡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

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

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風土音

樂官也風立以音律省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廩一

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而時布之于農布

名神君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而時布之于農布

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滂

士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中備農師一之先之

也農正再之農正右稷之佐田后稷三之后稷農官

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司徒五之司徒省民大

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記

大史八之大史掌達官府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

不與祭則攝王則大甸夫親行農也大耨穫亦如之

耕如之如如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

罽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

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投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

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而困

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曾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韋氏曰獻公子武公敖也括

也王立戲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

於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

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

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曾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墜若不從而誅

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
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
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按
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有志學古者其深味之

富辰諫以狄伐鄭左氏傳傳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杜氏曰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

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

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

小曰七十

文四

七

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行義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喪之

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

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

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周厲主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

常棣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屬小雅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

何庸勲親親睦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龍其

昧與頑用罷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

也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

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

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道近於諸姬為近當睦

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

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

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

卷之六十五

文四

八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

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纘之亂中

志禍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

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狄固

貪恠恠怨怒無已終猶已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國語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

取禍今王外利矣

韋氏曰樹利於翟

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

之國也由大任杞縉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

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

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

羅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

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其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

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

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

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

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

三五五廿八

今文四

八九

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

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

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

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

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

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

王一舉而棄七

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

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

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

出王其以我爲對乎乃以其屬死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
晉侯不敬晉侯執王卑拜不請首內史過歸以告王
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
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
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
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
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
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

三六十九小世

文四

十一

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
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
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
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
外內之賂背外不予秦地背內不予里丕之田虛其處者棄其信也其虛

處者殺里丕之黨

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

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
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文崇立上帝明
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
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者以敬其

官

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

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擊幣瑞節

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

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

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

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豐豐

休揚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

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

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

任重享大者以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

其摯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

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

人殺懷公無言秦人殺子金子公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者

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

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

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靡德暴虐其政

驟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非獨而民有

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

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王曰其誰受之

曰在號十王曰何為福曰臣聞之河而得神是謂建

福淫而得神是謂逢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使大宰

忌父帥傅氏及祝史率犧牲王體牲獻焉內史過從

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必

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禋於神而求

用焉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潔燕民親也今號

文四

十二

公動區百態以違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此章在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巫史之語故不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

覲矣道弗不可行也韋氏曰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

見於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司空不視塗司空

掌道澤不陂陂障川不梁梁流曰川野有庾積積場

功未畢治場未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墾田若

藝藝田曰墾藝猶時也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

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幸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

旅之寄縣無施舍四甸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

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

以如夏氏留宿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

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兩畢辰角大辰

天根見而水

涸天根亢氏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本見而草木

節解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月陽而隕霜霜

星也隕落也謂月當

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

故先王之教曰雨暘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草木節解而備藏實霜而冬裘日

之屬也教謂月令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右

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其時微曰收而場功

待而畚揭時微時所以微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

之器具汝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

將以築作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會期

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

德於天下者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

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

廬廬有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置有寓望置境也境

寄寓之舍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園有林

池園苑也林積水也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

耜言常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置有

逆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

在草閒不墾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是棄先王之

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賓至關

尹以告開尹司開掌四方侯人送之境卿出郊勞

執瑞節為信而迎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宗

祝執祀宗宗伯祀太祝也執祀賓將司里司里

授客所當館次於司徒具徒具徒役脩道司空視

視險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

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饗熟食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

陳芻司馬掌師國人養馬故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

官客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

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泄

事正長也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

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

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天道

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

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

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戎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

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

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以乎六年單子如楚八

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韋氏曰靈穀洛閼將毀王宮穀

二

者兩水格有似於闕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
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
於各水毀王城西南將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

晉諫曰不可也晉靈公太子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

墮毀崇高也澤不崇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郭也流曰川不竇澤澤居

也實決也不為此四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

者為其反天性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虛鍾其美美謂滋潤是故

聚不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隤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

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

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昔共工棄此

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

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

在有虞者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

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

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

岳侂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官掌帥諸侯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岳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

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

夏有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災

燿燿焱起息天神無間行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

用是故無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穀富生物也祉福也穀盛也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穀富天下生

以善福穀富天下為大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

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

言膂也膂言膂也為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

伯謂四岳也唯能聲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有夏雖衰杞郕猶在杞郕二國夏後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

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惰淫之心間之惰慢也故亡

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堙沒也替廢也隸役也圉

養馬者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

以殄滅無胤至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志信之

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蘇於民神蘇於物

於物

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就其廢興者皆
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
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
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氏曰景王周靈王之子

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

之曾古者天災降戾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權稱也振極也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

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

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

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

皆以為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

重則本竭而未寡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

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

也將乏之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

民也給供也遠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

謂豫備不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

文四 一七

屬是不相入也三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不可先而不備謂

之怠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及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

召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仇災無乃

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將災是備樂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

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

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

賦調均則王之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栝濟濟詩大

雅旱鹿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鹿榛似栗而小栝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

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

大易卷四

卷四

十六

其心夫旱鹿之榛栝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

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民力彫盡

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為疇君子將險哀之

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

用謂廢小錢斂而鑄大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大曰潢小曰汚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

其若之何備亡無救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

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

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王弗鑿鑿鑄大

錢又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闕之終州鳩

錢州鳩亦諫然所論者鍾律之事學者未易識獨穆

議論二

石蜡諫寵州吁

左氏傳下同隱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杜氏曰得臣齊太子也

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

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雖為莊姜子然

太子之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嬖親幸也

有寵而好兵公

弗禁莊姜惡之石蜡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石蜡

夫衛大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

過也

劉炫曰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愚按石蜡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

內四十一

文四

升

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

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釋言

曰矜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

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蜡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讎又併其子殺之

故君子曰石蜡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石蜡能諫之及州吁

之篡桓公也石蜡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

五年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杜氏曰臧僖伯公子也傳謚也大事祀與其物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

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

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故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

畢成獲則取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冬隨時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君出曰治

也旅振整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昭

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

所謂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許法則公不射古之制

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

守非君所及也士臣卑卑臣與臣祿言取此雜擷

諸侯之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遂往陳魚

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訝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

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遠地亦陳也棠他竟故曰

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隨公慢棄國政

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

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愚按僖伯所陳皆先王

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紀書

臧哀伯諫納郕鼎北二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

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大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

鼎賂公杜氏曰郕國所造器也齊侯鄭皆有貶故遂相宋公夏

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之大廟非禮也臧哀伯

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

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王路祀天也越席結草大羹不

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饗黍稷曰粢不精饗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

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畫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

裳幅若今行膝者寫複履衡紃紕纒紃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紕

昭其度也有制度藻率鞞鞶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鞞鞶

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帶昭

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

謂之黻兩昭其文也以文章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

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

馬額鸞在鑣和在衡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

旂旗在旂動皆有鳴聲夫德儉而有廣德在廣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小五十五

文四

一三三

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習而實其貽器於

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而

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

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相

文定公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

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太廟以明

示百官是教之皆為禽獸夷狄之行也公子牙慶父

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相公本以弑立故不

復知宋君弑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

滅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卷五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者其虢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伯大

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過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為

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何

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

其當愛此虞也莊平相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

乎相亦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親以寵偏

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

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絜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

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

宮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

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文四 六四

管仲論受鄭子華僖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氏曰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

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

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

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

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

子華犯父命 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

人以臨之摠將領也子華奸 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

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會位

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 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君舉必書雖復齊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為天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 鄭

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於鄭呂成公曰觀此見得筦仲猶有三

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相公自小之爾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十九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杜

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

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用人祭

鬼已見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魚公子

畜不相為用謂若 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言釁

祭馬先用不用馬 廟用羊門夾室皆

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豸 而况敢用

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 義士猶曰薄德諸

因亂取魯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

緩救邪衛

而會盟其月二十三日執郟子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

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臧文仲諫卑邾北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杜氏曰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

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萬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

文十四年

文四

共六

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曰季請用冀缺僖三十二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杜氏曰季晉臣也冀晉邑耨鋤

也野饋日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

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

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

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

禹禹鯀子管敬仲相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

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

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

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

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

其縣以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文十年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杜氏曰則法也德以處事猶

制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

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

為姦器國用也王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

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行父

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

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保也

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共裔蒼舒瞽叟大臨危降庭堅仲容

叔達此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高辛帝摯之號亦其苗裔伯翳仲虺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

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

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

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

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此比近也周密也天

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

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隱以

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蒐隱也蒐隱也蒐隱也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謂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

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不信

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謂桀無備

大二十八十五

文四

廿八

匹之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

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此舜故言縉雲氏有不才

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

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

也實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謂之饕餮

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擣

杙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魍魎之災魍魎

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

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

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按四凶在堯時罪惡未著

前輩論之詳矣今云堯不能去非也又是年冬十月

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曰文公二

如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

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

賂以請會行父歷數昔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

貌

能去

子

厭聚

也實

貪財

杙饕

山林

慎徽

于百

門穆

六相

二十

美惡

前輩

子卒

如敬

襄仲

賂以

為能

文四

三九

祥

錄其文不得，不論其實，惡與視夫人。姜氏之子正嫡也，襄仲公子遂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

宣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

門。輟，車裂也。栗，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申成公，午。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

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

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解也。蹊，徑也。而奪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

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

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

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

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厲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

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

又徵事于晉。

晉伯宗論伐狄

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為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杜氏曰酈舒潞相一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

不可酈舒二儻才儻絕異也言有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儻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

也者酒二也也黎氏黎侯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儻才而不以

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

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盡在

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酈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襄三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杜氏曰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雖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

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此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悔有遺君合諸侯以敬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敬請歸死死以及

干無所逃罪不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改訓至於用鉞用武

於司寇殺尸於司寇使戮之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

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

能以刑佐民矣反殺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

故特為設禮食魏絳請和戎襄四年

文四 世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

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

將觀於我子復具車之具謂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

必弗能救楚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

無乃不可丁夏訓有之曰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

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

襄也后羿曰鉏遷于窮石禹孫大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

失國夏人立子相立羿遂亦微弱仲康卒恃其射

也射羿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棄武羅伯圉熊

射羿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棄武羅伯圉熊

鬃危圍

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

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

信而使之以為已相

浞行媚于內

內宮人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欺罔之

而虞

羿于田

樂之以濬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樹立也

外內咸

服

詐信浞

羿猶不俊

俊改也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殺之於國門

靡奔有鬲

氏

靡夏遺臣事羿者

浞因羿室

就其如妾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

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

侯仲康之子右相所依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過戈皆國名

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

燼遺民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康子

有窮由是遂亡

失人故也

浞因羿室故不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

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

於虞人之

箴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芒芒遠貌畫分也

經啓九

道

啓開九州之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冒貪也

忘其國恤而思

其應牡

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用不悞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

夏家而不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

虞箴

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及后公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荏虐

貴貨易土特聚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和

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以德為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杜氏曰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軌

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兵

共百乘車及廣軌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罇磬

罇磬皆樂器罇磬皆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

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

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歆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

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之邦歆鎮也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

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

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所守

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逆思則有

行

所謂樂也

文四

世

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按悼公至此志意少
之心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待遇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載在盟府有賞功之
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禮也

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其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大司馬

卷四

世五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使師保之
勿使過度是故夫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則匡之匡正

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大則革之革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

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大夫規規警警為

詩警言者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大夫規規警警為

君君過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庶人謗庶人不與

商旅于市以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官師相規

官師大夫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

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肆放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

言何故言對曰石石言于晉魏掄晉侯問於師曠曰

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懼莫保其性石

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

人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

舌是出唯躬是瘁言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

是之謂乎是官也成諸侯必知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穆叔論立子禚襄三十一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禚杜氏曰

昭公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立庶子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

賢非適嗣何必姊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居喪而栗

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者

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衰衰社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重心事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

公孫于齊傳

大言八十四

六八四

廿六

北宮文子論威儀襄三十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
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
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三十一

一四

三十七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杜氏曰

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

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文王文王行

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

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

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

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後圍吳弒共王而立日定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昭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三十五小七十八

文四

二十八

君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也國險

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

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

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

城汴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

至險無德則滅云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

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
享神人事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
也或多難以固其國言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
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相
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成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
而不脩政德去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
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
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向遂請昏晉侯許

小七十二

文四

昭五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

杜氏曰往有郊勞去有贈賄

無失禮

禮之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

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

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

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攻也有

家羈弗能用也

羈莊公女孫懿伯也

奸大國之盟陵虛小國

言取利人之難

謂往年言

不知其私

不自知公室

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

思莫在公不圖

公謀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亦始者

此乎在在與憂國而胥晉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可

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遠啓彊論辱晉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善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杜

曰事皆從而不失儀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

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

文四

楚之勢楚之勢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闢刑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珪以享規有

章享饗也規見也既朝聘而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大

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宴有

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殮有陪鼎加鼎所以厚殷勤

入有郊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以貨賄禮之至也

國家之敗夫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

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

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

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

其未有君亦國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

至麇群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

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

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

一子吳荀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

豁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九人地韓襄為公族大

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

箕襄邢帶二人韓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丘皆疆家也四族

銅鞮華叔向叔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魚叔虎兄弟四人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

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長轂九百

長轂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存四千乘奮其

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

之伯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大昏姻實無禮

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

不可之謂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

子禮言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之多知亦厚

其禮按晉於是時人持之多與世族之盛如此豈可

有國者始在人持護恭世族正自為計爾味者乃剪

棄而推殘之是自廢其本撤其衛也遠放疆所陳皆

晉國實事故能感悟其君可為人法言論之法

辛丑無字對楚子昭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杜氏曰折羽為旌芋

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

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閻入焉有罪亡入無字

文四 四二 章華宮

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

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字辭曰天子經略經

大下略有四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

卜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

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

臺馬有園牛有牧養馬曰園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土荒闕

荒大也闕虛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荒闕

一人當大蒐其衆

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曰盜所鳴器得器與盜同罪

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其從有司是無所執逃

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王事無乃闕乎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數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故夫紂死焉人欲致死討

反方于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主亦王曰取而臣以往

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遂赦之赦無

屠蒯諫晉侯昭九年

晉荀盈如齊杜氏曰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

戲陽殞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許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工

師曠也工樂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司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君徹宴樂學人舍

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廢何痛如

之言痛疾過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天飲

外嬖嬖叔外都大夫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

服以旌禮也旌表禮以行事事政事有其物物有

其容容貌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禮而作樂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

志氣和則志以定言在心為志言以出令臣實言發口為言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

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

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

說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主

問於申無宇曰立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

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元子

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櫟相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齊

相公城穀而寘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

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

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

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

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

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禮也厲公得

櫟又宋蕭其實殺子游在莊十齊渠丘實殺無知在

并京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衛歲實出獻公成孫林父

邑出獻公在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折其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

晏子諫誅祝史

昭二十一年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

杜氏曰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

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

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固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

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魯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祈

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

楚王

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五君文襄靈成景

三十五小九十一

文四

四五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無廢事

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與受國福

其所以蕃

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

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使私情厭足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掠奪取也

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

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慘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

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不饗其國

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

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

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

征其私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

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布常無藝藝法制度言徵

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

市肆放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姑尤以西姑尤齊其

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

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

薄斂已責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杜氏曰

據丘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

梅以真魚肉燂之以薪燂炊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以成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

羹醜嘏無言時靡有爭醜總也嘏大也言總大先王

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

如味一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

以成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

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九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

其聲謂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歌以相成

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夷狄之不可治也乎

杜氏曰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君以

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於民且區金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其量收

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

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

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

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

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

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滯治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

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

小二百一十五大二百七十五文四 甲八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

而從從不從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

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愚按晏子知陳氏之將接齊國而為景公言者

惟曰禮可以已之不幾於迂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以明則雖

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他日篡弑之禍哉景

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之異

時見用於魯欲收三家之政亦必自隳三桓始其曰

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以正名辨分而歸

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之見蓋有合於斯惜景公之不能用也

晏子論穰苴

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穰之

杜氏曰穰以穰除

晏子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天道不誦

也論疑

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

穰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丁諫伐魯

定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杜氏曰三加兵於魯齊

文四

四九

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

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

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

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而無天苗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求自容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

杜氏曰檇李在定十四年遂入

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

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

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滅夏后相夏后

孫也后相失國依於后斟復為澆所滅后斟方娘逃出自竇后相妻

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澆能戒之

其害虞舜後諸侯也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而邑諸綸綸虞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藥自有禹氏收使

女艾諫澆女艾少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遂

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

會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

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

其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

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讎猶言天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雖之襄也日可俟也姓吳

而待可計日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

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

財

之二十年之外吳其殆沼乎按國語云吳王夫差乃

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辨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

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不諫曰不可許也夫

越非實忠也好吳也又非捕畏吾甲兵之強也夫

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忠

周知君王之益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

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純弊

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盪夫越王好信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災災及吾猶可以

也為勉弗難焉始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

會是以為大賈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歸善僅

之刀許

逢滑會吳具取元

吳之入楚也在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也左陳人從田無田從實

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逢滑當公前

從所君田在西者君右在東者君左

進當公不曰馬聞國之興也以禍其亡也以禍今其

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其未可從而晉盟也

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甚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也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穀獲其

以民為棄亦是其禍也楚楚雖無德亦不穀獲其

民吳日散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而表見

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德禍之適其行何目

之有言今陳侯從之及夫楚楚克越巧銷先君之怨

子胥諫伐齊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氏曰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

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

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

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

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

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辭吳禍

三五小三六十三

八支四

八五三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饋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按國語云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

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

有反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攻其謀舍其怨令輕其征

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

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向吾間

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

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兵土

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

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

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

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缺三

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舁營徬徨於山林之中三

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

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

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
申亥氏焉王溢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
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茲禹之功而高
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
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
不自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
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
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又曰吳王還自伐
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
農夫作耦以刈殺四之落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
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
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
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
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
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
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
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折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
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
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而天祿亟
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
大亦亟也

文章正宗卷之四

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辟易以見五之親為
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日於東門以見
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
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按
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既不之聽又從而戮之不
二十年吳國遂墟古稱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
哉

